



11月26日,马伟(化名)花了1500元钱,从北京楹苑停车场赎出他的红色三轮车。11月16日马伟在大红门地铁站拉活时,三轮车被身着黑色制服人员查扣。

# 北京楹苑停车场里的黑色交易

## 北京楹苑停车场长年暂存被扣黑车,现“交钱放车”幕后交易;黑车被扣花钱可赎回

黑车运营被抓,执法现场冒出“热心人”递上小纸条,声称可帮忙。想不走程序拿车?好办,北京楹苑停车场里,经“热心人”协调运作,交钱即可赎回那些被查扣的黑出租及黑三轮。记者持续半年调查发现,存放扣押车辆的北京楹苑停车场,存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车的幕后交易。“黑出租”5000元当日取车,“黑三轮”花上1500元左右便可赎出来继续跑活。一扣一赎之间,黑车们成了停车场的“提款机”。

### “执法车”里的神秘纸条

年初,29岁的安徽青年李栋从修车铺花15元买来小红灯,开起了黑车。

“去南苑机场,20块钱走不?”5月25日晚上8点半,李栋开着“红灯车”在丰台团河路北口等灯时,路边4个人冲他招手打车。

李栋说,他摇下车窗还未张口议价,4名男子一前二后上了车。

“车开了不到10米,突然围上来10多人,我赶紧刹车,坐在副驾驶的人伸手将车熄了火。”李栋说,当时

还以为遇到抢劫。

车被“乘客”控制后,李栋被赶下车,两男子将他引到附近一辆写有“城管执法”字样的白色面包车上。李栋回忆,城管队员出示了证件,在车上开具了“扣押物品决定书”,称李栋涉嫌无(证)照经营,扣押时间14天,扣押地点在久敬庄楹苑停车场。单据上盖有“丰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专用章”。在另一份“谈话通知书”上,写明要李栋两天后到大红门桥东北角

的南苑城管队“谈话”。

“车里没开灯,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。”李栋说,城管执法人员离开后,一名中年男子对其称,想提前拿车可以联系他,电话“这上面有”。

谈话的时间还没到,第二天一大早,纸条上的号码在李栋的手机上响起。对方先急了。“他说让我交5000块钱罚款给他,马上就能取车。”李栋辨认出,打电话的人正是给他纸条的人。

### 中间人1500元捞出黑三轮

跑了7年三轮车,马伟对这一套十分熟悉,他知道自己又栽了,“找人花钱赎出来就是,这在圈内已不是秘密”。

“你问问这些跑车的,谁没被抓过,你今天赎出来,下次被抓后还得照样交。”在刘家窑一带拉活的车主说。还有车主表示,你想要车就来找我,我帮你找人。

马伟就通过找人,花了1500元钱赎回了自己的“红篷子”,而如果是“白钢”摩托,赎金则要2300元至2500元。

11月26日中午,记者陪同马伟前往楹苑停车场赎车。在此之前,马伟已经找好了同样跑车的中间人张松(化名),由宋代其和车场里的熟人交涉,并收取一百元中介费。

见面后,张松向马伟要走1500元和告知单,前往楹苑停车场位于“嘉和久源超市”对面的场地内找人。20分钟后,他从停车场出来,带着马伟和记者前往巷道内的楹苑停车场。

张松询问保安,“二哥在不?”随后独自进入院内。几分钟后,张松出来,把记者和

马伟带往停车场南面的院子,将马伟的告知单递给了一位身穿米色棉衣的“杨哥”。

找了五分钟,马伟并未见到自己的车,随即又被带往挂着牌子的大院。院门左手边,数百辆三轮车被铁网围住,开口处锁着两把黄色大锁。

围栏内的每一辆车都贴有字条,写有扣车日期及车主名字。马伟一眼就看到了他的三轮,不过“杨哥”表示,他只有一把锁的钥匙,要等拿另一把钥匙的人回来。

其间,马伟再次就价格向张松表示不满,张松说,“二哥今天放了四五辆车,都是1400、1500左右。”

半个多小时后,一名头戴蓝色线帽的中年男子将另外一把锁打开。推出车后,线帽男打开围栏左侧的简易房,房内堆满了电瓶,让马伟随便挑一块赶快离开。

最终,马伟交钱赎出了自己的车,扣车时的告知单被停车场留下,交给车场的赎金也没有任何单据。推车走出停车场大门,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。

### 5000元赎车“立等可取”

因着急用车,5月27日中午,李栋请了假,取出5000块钱前往楹苑停车场取车。

下午2点左右,走出石榴园地铁,李栋拨通“纸条”的电话,对方让他在附近的路口等。

约20分钟后,一辆“三轮车”在路边停稳,司机50岁上下。司机侧过头,冲李栋招了招手,示意他上车。李栋坐上“三轮车”,记者看到,上车后,对方直接问李栋是否带够钱,因被扣时车里放着200元钱,李栋询问能否直接交4800,遭到对方训斥。

李栋表示确定赎车后,男子又让其将通话记录删除。随后打电话叫来另一辆三轮车,称由其接李栋到停车场做手续,“钱暂时收走”。

上了第二辆“三轮车”,年轻司机载着李栋,将车开得飞快。几分钟后,“三轮车”在楹苑停车场门口掉头离开,李栋独自走进停车场,转了半天,他才在一个挡板后面看到自己的车。上车检查后,李栋发现,车里的大半箱油和200块零钱不见了。

随后,在停车场办公室,一位管理人员将一张白纸铺在他面前。“他

让我写一份保证书,他念我写,内容大概是,叫什么名字,在哪拉活,被执法部门抓住。因家庭困难予以照顾,保证今后不再拉活,所有事与执法机关和车场无关。”

对于油被抽走的原因,“杨哥”解释,上头有规定,所有车进场,油必须抽干。此外,工作人员还收走了李栋的身份证、驾驶证复印件,称日后“做手续用”。约半小时后,李栋拿回了车钥匙和驾驶本。临走前,他向工作人员索要罚款收据,被告知无法提供。

### 赎车没有发票只打“包票”

5月27日下午4点半,记者以李栋亲属的身份进入停车场,再次索要罚款发票。

“私自放车哪有发票?”收钱的任姓男子告诉记者,给李栋把车办出来属于帮忙,去城管那边最低要交9000元罚款,李栋说没钱,他才优惠到5000元。任姓男子称,交一次钱,年底前不会再扣李栋的车,如果被扣可以直接找他。

6月2日上午,记者按照处罚通知单上的地址和执法人员姓名,来

到大红门南苑乡城管队,寻找一位李姓的队员。

办公室内,该李姓城管队员看完李栋的处罚单后,认可当时自己在现场执法,并将车暂扣,但否认与当天在执法车内递纸条的人员认识。当天11时左右,在记者要求下,李姓城管队员答应一同到楹苑停车场询问情况。停车场相关负责人当着城管队员的面称自己是“代办”取车。见李栋带人来质疑,停车场当即将之前要去的5000元“罚款”悉数退

回。

“收钱者是停车场一工作人员,他没有‘放车’的权力。”上述李姓城管队员介绍,按照程序,黑车车主主要带着相关证件到城管部门接受处理,再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,交罚后再持城管部门开具的取车单到停车场取车。

12月7日,南苑乡城管队工作人员透露,城管处罚记录当中查不到“李栋”今年5月曾接受过处罚的案底。

但并无警号警衔,没有多说话,上来就拔下了车钥匙,用胳膊夹住马伟的头,将他拽下车。另外一个“黑色制服”,问了马伟的名字,开出一张红色扣车告知单。

落款为“丰台区治黑办”,单子右上角有一个“楹”字,马伟说,这是楹苑停车场的意思,这个区域被扣的车,都停在这家位于久敬庄路的停车场。

### 楹苑停车场的“官方指定”身份

据查,楹苑停车场是在北京市交通委备案的露天公共停车场,有443个车位。记者多次暗访发现,楹苑停车场在久敬庄路附近有至少三个院落。除了大红门地区的黑车,丰台区的方庄、刘家窑、宋家庄等地被查扣的三轮摩托、三轮电动车都停在楹苑停车场。其中最大的场地挂着“北京楹苑停车场”的牌,有四五个篮球场大小,里面停有上百辆燃油、电动三轮,以及多辆轿车。车场频繁出入三轮车和汽车,门口也经常可见三五名来讨车的车主。

在该场地的南侧,还有两个院落供其停放查扣的黑三轮。一份2014年12月16日《丰台区城管局暂扣车辆停放停车场中标公告》显示,入围的8家停车场当中就包含北京楹苑停车场。

12月7日,丰台区城管局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证实,“楹苑”确为丰台城管

局的暂扣车辆停放停车场。

在黑车被扣事件中,6月2日,丰台南苑乡城管队城管队员介绍,平时查扣的黑车、黑摩的等都在“楹苑”暂放。“但它不是城管的下级单位,我们就是把车存在那,按天交费,每车每天75元。”

事实上,2012年4月就有媒体报道,丰台有停车场向车主要钱“赎车”,楹苑停车场“收钱放车”的行为浮出水面。

当时丰台交通支队称,由于管理部门的停车场有限,治理黑车办公室与有资质的停车场签订合同,暂时停放被扣没车场。为此,丰台交警部门曾在各停车场门口安装监控探头,记录进出车辆,并对进出车辆形成台账。“每辆出场的车都要有黑车治理小组的公章。”

这一举措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,停车场将赎车的流程变得更加复杂,“赎车”也渐成一门生意。(据新京报)

### “黑色制服”开扣车告知单

11月16日,丰台区大红门地铁口,马伟(化名)拉客的电动三轮又被人扣走了,这是他今年第四次被查。而像他一样拉活的车夫们都知道,车被扣到楹苑停车场后,只需要找人花上1500元左右,就可以再赎出来继续跑活。

11月16日上午9时许,马伟像往常一样在大红门地铁站外趴活。和他一起的,还有十多辆三轮。

这些车也是北京街头最常见的载客三轮,在圈内,有封闭式不锈钢篷的摩托三轮被称为“白钢”,而红色电动三轮则简称为“红篷子”。

忽然马伟身边三轮车们四散逃去,根据他的经验,这是有人来查车了。马伟正要扭钥匙开车,一辆两厢小轿车上下来四个人,其中三个朝“白钢”追去,另外一人拦住了他的“红篷子”。对方穿着黑色警员制服,